

◇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，铜陵市作家协会主席，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清晨，乡村的原野在金秋里醒来，一抹长长的白雾，如飘带悬挂在远处树林的腰间。平展的沙洲上，豆禾黄了，棉花白了，山芋藤却贪婪地绿着。太阳从东方的林梢升起来，现出深红的真容，浑圆而立体，安详又从容。冷色的阳光照在门前的柿树上，一颗颗柿子如工笔画般分明，又在渐强的阳光下，缓化成一盏盏笑意的红灯笼。

老娘如钟点般精确，在厨下忙着涮锅，擦锅台，做早饭，老父则慢条斯理地扫庭院，拾掇门前花草。那些花草极为平常，开着五色小花。我说，八十多岁了，种地不算，又摆弄些花呀草的，累不累呀？老父淡淡地说，闲着也是闲着。我却以为，这个年龄了，心里还开着平常的花，那一定是人生至美。

早饭时，老父拿来一本《新疆史鉴》，说，看完了，还你，下次回家，带本《安徽省志》来。去年九月，我们夫妻陪二老送孩子到新疆上大学，顺便买了《新疆史鉴》，不想老父还惦记着，前些日子来我家，带走了这本书。我明白，他惦记的是他的孙子。我说，《史鉴》不过30来万字，而《省志》却有150万字，眼睛受得了吗？老父说，不碍

每天下班回家，都不知道晚上要吃什么饭，在小区门口的小菜店挑挑拣拣，还是拿不定主意吃什么。这个时候哪里有什么蔬菜？转了一圈，终于看见几块豆腐在案台上，模样还挺白净。

就买豆腐吧。一般我是不敢买豆腐的，豆腐不好做。做汤就罢了，可是一炒，要么不入味，要么太咸了，要么就是粘锅，要么炒得粉碎，像一锅豆腐脑……真让人又沮丧又无奈。

每逢此时，我就要怀念小时候吃过的“豆腐餐”。村里人自己做的豆腐又新鲜又细嫩又醇厚。妈妈每次买回豆腐，只往案板上一放，我们就忍不住要掰一块吃掉。想要吃豆腐要么等着每天早晨卖豆腐的推着车子满村叫卖，要么就带上斤把黄豆到人家家里去换。农活不忙的时候，总是喜欢到人家里去换豆腐的，因为有时候还能碰到热热的豆腐脑。说是豆腐脑，其实就是做豆腐剩下来没有成形的边边角角。

古代善养马者会在马厩里养一只猴子，可有效防止马群染病。猴子天性好动，马松懈倦怠想卧倒时，猴子就会去撩拨它们，使其时刻保持着急患心理，以防死于安乐。因为马可以站着睡觉，所以非但没有引起疲劳，反而得到了训练，提高马对血吸虫病的抵抗能力，且可以防止炸群，所以猴子便有了“弼马温”之称。

当孙悟空在花果山啸聚山林后，天界考虑到治安问题，便招安了他，封了个养马的职务，名唤“弼马温”，可谓知人善用也。凡猴可以凭着训练和豢养来管理，但这只仙猴，他岂甘做那种“活性分子”的角色？终是反下天宫，做了齐天大圣，带领团队一起，要活跃整个三界，那feel倍儿爽。

弼马温的作用是“有效的、适度的捣乱”，闹大了就得收束，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五指山，做了五百年的反面教材：看看，这就是好动的后果。

金洲一日

事，我慢慢看。

老娘身体不适，这几日都在打点滴，今天是最后一次。我整了整自行车，送她去村卫生所。晴空朗朗，清风徐徐，我们悠悠地行车，徐徐地说话。我说，儿离得远，没用。娘说，也不是什么大病。我说，不能忽视，生病了，你一定要告诉我。娘说，不碍事，活许大年纪做什么呢？我说，你走了，我就没了家。娘说，你还有小家呀。我说，那是陈放我身体的，这里是安放我的心的。娘没说话，只是拿手拽了拽我的衣服。

村卫生所较往日新了一点，大了一点，也规范了许多，看病的却清一色是老人和小孩。娘边打点滴，边跟王医生说闲话。他们不停地讨论哪个村干有本事，哪个是草包，哪个只晓得贪，前个选举又是怎么拉票的。这个话题离我很远，我就默默地当听众。

中午回家，饭已经烧好了。原来妹妹和小弟带着孩子，从安庆回来了。饭后小憩，起床后陪娘上菜园。娘知道我喜欢吃她腌制的小菜，昨天

豆腐

妈妈做豆腐的花样很多，煎豆腐最拿手，煎豆腐，佐上葱花，小茴香，加上辣椒油，那小葱，小茴香都是自己园里产的，红辣椒倒是阿姨家晒干了送来的，做辣椒油的时候，妈妈就取一点炒上砸碎，用油过出来的，有时洒一点芝麻，辣椒油就十分香辣，拌凉菜，炒热菜，都可以搭配。这样的辣椒油和小葱、小茴香煎出的豆腐，要香有香，要色有色，要味有味。一块块双面都煎得澄黄晶亮，盘底渗出一层辣油，叫人吃了还想吃。

除了煎，妈妈还用豆腐来做汤。豆腐汤有什么好喝？可是夏天到了，河里涨水，鱼也多了。村里有半天闲工夫的男丁们就到河里“伙鱼”（堵一截河段，舀千里面的水，“涸泽而渔”嘛）。几个小时，又说又笑，又捉鱼。近晚就把逮上的鱼儿分

就拔了青菜，阳光下照了一天，如今瘪瘪地摊满一地。我们将菜搬回家，挑拣，洗净，晾干，娘便搬来砧板，“蹦蹦”地将菜剁碎，又拍了蒜子、生姜和辣椒，加了油盐、胡椒和白糖，灌了两大瓶子。带回家，放上十天，就可以吃了。娘说。

下午四点，事情干完了，我一个人悄悄走进原野，信马由缰，边走边看边想，我跟这里，跟父母，跟童年，是一种什么关系，田园，家园，土地，跟生命又是什么关系，我们应该怎样设计自己的生活。那种静谧、安详的沉思，总是我一直向往却不可多得的奢侈。

晚间，娘在厨房里忙活，突然大声喊，天气预报到了吧？这是他们一直的习惯，无论忙或闲，在城市还是农村，到了这个点上，他们都会想起天气预报。土地、节气、天气跟他们粘连在一起，如血肉筋骨，实在无法分离，不像我在城市，日夜不分，冬夏无意，晴雨不管，按非自然的法则生活。

饭后，爹娘早早睡了。我却因为惯性，走到屋外游荡。我看到了大半轮明月，看到了皎白的原野，看到了黑黢黢的树影，也看到了大千世界众生快活的生活。

一分，于是家家的晚餐就有鲜美的鱼了。妈妈拿一些小点的鱼来做汤，这汤里必然要放豆腐，小茴香也不能少。等到葱花一洒，香油一滴，鲜美可口的豆腐鱼汤就出锅了。

煎豆腐要技术，豆腐煮汤要恰恰有鱼，鱼不鲜不美怎么能让豆腐汤好吃？最简单美味的豆腐餐，就只能数妈妈做的豆腐卤了。麦忙的季节，妈妈总会多买几块豆腐，叫它慢慢变霉，霉到几乎要长出细细的绿毛，才算好。然后，加上一些佐料，盐、味精、辣椒面儿……把豆腐块拌碎，滴几滴香油，拿着馒头，就着刚做成的豆腐卤，哎呀，真是香到不行。

可惜，这么多年，求学的时候在外，工作的时候在外，偶尔回家一趟，自己也想不起要吃妈妈做的豆腐，即使想起来，也再没有那么好的豆腐，河里的水干了，再没有那么好的鱼了，种满小菜的园子也盖上了新房子。

◇寻常巷陌 西洲专栏



西洲，本名张芹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鲁迅文学院第29期学员。作品发表于《诗刊》《安徽文学》《诗歌月刊》《湖南文学》《芳草》《雨花》《山花》《朔方》等，出版散文集《你好，旧时光》，短篇小说集《平地波澜》。

◇尘世繁花 董改正专栏



董改正，男，1975年生于安徽省枞阳县施湾村，现居安徽省铜陵。曾从事过销售、饮食、图书、教育等诸多职业，现为阅读班老师。爱好文学，主要从事散文写作，至今有百余万字作品散见于国内报刊。

戏说弼马温

取经途中，八戒和妖精多次取笑过他这个封号，悟空最反感听这个，为什么呢？

原来弼马温不仅是官职小，更因是母猴才行。当初武曲星君告诉悟空，这个官不小，手下还有监丞、监副、典簿、力士等不少科员，原来全是糊弄他的。房玄龄和“悟空”同时代，作《晋书》时，说郭璞用猴子医活了将军赵固的死马，当药用，悟空当然深以为耻。好动那是自己喜欢，让拿俸禄去动，老孙不稀罕。何况还改了性别。

取经四人组里，一个弱不禁风，一个没有主见，一个好吃懒做，如果没有一只弼马温，那岂不是太没活力了？示众也够长时间了，得给他派份工作，以示上天宽宏大德。何况，天界早已安排好了，让天下的妖精看仔

细了：齐天大圣都顺从地打工了，大伙乖着点。活动筋骨可以，别整大了，要不我们苍天压你五百年！当然如果愿意工作，天庭可以提供岗位。

弼马温若是不看管着，那就又成齐天大圣了，于是唐僧除了会念经外，还学会了念咒语。这咒语就是御猴的鞭子，让他活跃在某个值域内，不可逾越。但即便如此，悟空还是灵魂出窍，做了一次六耳猕猴——即使是幻象，那咒语依然管用。上演了真假美猴王后，悟空却不自知，到他在如来面前打死“另一个自己”，弼马温终于死了，成了斗战胜佛。

是成佛好，还是做自己的齐天大圣好，还是做天庭体制内的弼马温好？个人选择不同，有时候，一个人的一生会把这三者都做了，就像悟空。有的人做了一辈子大圣，如嵇康。有的人做了一辈子弼马温，若能终于执守，也可过安稳的日子。不说成佛了，要成大事者，往往都有悟空的经历。